人文主义神学的奠基者Erasmus/せㄉㄚㄙㄇㄨㄙ/伊拉斯谟

【精神成长的简历】

Desiderius Erasmus Roterodamus（1466－1536年）通常被称为“Erasmus von/of Rotterdam/ㄉㄛ_ㄊㄛㄦㄉㄚㄇ/鹿特丹的エラスムス/せㄉㄚㄙㄇㄨㄙ/伊拉斯谟”，他的Moriae encomium/《愚人颂》（有汉译版）为他带来名声和收入，但没有反映出他作为Renaissance/ㄌㄨㄋㄧㄙㄢㄙ/文艺复兴运动[1]伟大的Humanism/ヒューマニズム/人文（人本、人道）主义神学思想家的贡献以及宗教改革运动的奠基者的地位。

せㄉㄚㄙㄇㄨㄙ的父亲是一个牧师，母亲是一个医生的女儿。因为神职人员不能正式结婚，作为私生子的せㄉㄚㄙㄇㄨㄙ（还有一个哥哥）虽然受到足够好的教会里的人文教育，但也影响了他的发展前程[2]。他16岁时，父母双亡，无法直接入读大学，只得“寄人篱下”附属于修道院，为他的精神、性格发展带来了持久影响。例如，他终身未婚，在他的666个广泛交友通讯中，只有7人是女性。关于他年轻时是否是同性恋，有一些书面记录但不同的解说。[3]对于我们，幸运的是：他掌握并找到了终身的伴侣：古典人文的学问（希腊-拉丁语表述的知识与语言工具）。从他的第一篇文论Antibarbari/《反蛮族》初稿（1488-89年）可以看出来他的远大志向。

1495年，成人的せㄉㄚㄙㄇㄨㄙ终于找到机会离开修道院，奔赴欧洲的学术中心Paris/ㄆㄚㄌㄧ/巴黎，进入Montaigu/モンタギュー/ㄇㄛㄣㄊㄞㄍㄧㄨ/蒙太古学院，名义上是读神学博士，实际上并没有条件（财务能力）完成学业，只是靠私人授课维持在学院的自由学习，开始结交名人（寻求赞助以获得财务独立），收集编写Collectanea Adagiorum/《古典名句集》。受当时的Devotio Moderna/“近代性虔诚”风潮（注重内心信仰而不是外在形式）影响，他的志向是自由写作的人文学者，不附属在任何教会机构内任职。

1499年，せㄉㄚㄙㄇㄨㄙ第一次访问England/ㄧㄥㄍㄌㄢㄉ/英格兰，享受到自由而又虔诚的学术风范，结识了人文主义者、Utopia/《乌托邦》作者Thomas More/ㄇㄛㄦ/摩尔（1478-1535年），直到身为最高官僚（大法官）的ㄇㄛㄦ因为坚持Catholica/Catholic/カトリック/ㄎㄚㄊㄛㄌㄧㄎㄚ/普遍（或至公或天主）教会信仰被国王Henry/ㄏㄣㄌㄧ/亨利第八斩首为止，维持了终生的友谊。《愚人颂》就是在ㄇㄛㄦ家写成的。《愚人颂》辛辣嘲讽ㄎㄚㄊㄛㄌㄧㄎㄚ教会的腐朽，被列为禁书，但与ㄇㄛㄦ一样，せ

[1] Renaissance一词来自法语“再生”、“复活”之意，指古典希腊、罗马文化等人文主义的复兴，1830年代也成为英文用词，先被日译为汉字“文艺复兴”，再被移入中文，至今还在中文广为应用。不过，Renaissance不限于文艺领域，日译放弃了“文艺复兴”的译法，直接用片假名ルネッサンス转写。（赵京，《超越文艺复兴的Renaissance/ㄌㄨㄋㄧㄙㄢㄙ》汉音元素方案范例5，2019年1月22日第1版。）

[2] 1960-80年代的汉语读者熟悉的汉译本《牛虻》的主人公，就是牧师的私生子。当他知道自己的教父原来竟然是自己的生父，愤然抛弃一切，逃往南美新世界。

[3] William Barker, Rasmus of Rotterdam: The Sprit of a Scholar, Reaktion Books, 2021. One: Preparation, 1466-1500.

ㄌㄚㄙㄇㄨㄙ终身都没有背叛ㄎㄚㄊㄛㄌㄧㄎㄚ的教义信仰。他们与在Oxford/オックスフォード/ㄛㄎㄙㄈㄛ-ㄉ/牛津大学教授古典哲学与神学的人文主义者John Colet/ㄎㄛㄌㄝㄊ/科利特（1467－1519年）过从甚密,正是ㄎㄛㄌㄝㄊ劝告ㄝㄌㄚㄙㄇㄨㄙ进一步专心学习希腊语以便掌握《新约》原典。

【修正Vulgate/(拉丁)Vulgata/ヴルガータ/ㄨㄦㄍㄚㄊㄚ/通用拉丁语正典的先驱】

Lorenzo Valla/ヴァッラ/ㄨㄚ_ㄌㄚ/瓦拉（1406/07－1457年)从拉丁修辞文字用法上证明Donatio Constantini/Donation of Constantine/（拉丁）Cōnstantīnus/ㄎㄛㄣㄙㄊㄢㄊㄧㄋㄨㄙ/君士坦丁大帝的赠与（土地给ㄎㄚㄊㄛㄌㄧㄎㄚ教会从而授予教皇统治现世的特权）的文书是伪造的，开创了科学研究ㄎㄚㄊㄛㄌㄧㄎㄚ教会历史的先例。ㄨㄚ_ㄌㄚ最重要的工作是1505年出版的从文献学的角度以希腊语版修订Jerome/Eusebius Sophronius Hieronymus/ヒエロニムス/ㄏㄧㄜㄌㄛㄋㄧㄇㄨㄙ/耶柔米（或译热罗尼莫、叶理诺、杰罗姆，约340年－420年）翻译的、一直被教会作为通用拉丁语正典的Vulgate/(拉丁)Vulgata/ヴルガータ/ㄨㄦㄍㄚㄊㄚ版《新约》。

ㄨㄦㄍㄚㄊㄚ版《新约》被翻译时就有错误，不太懂希腊语的同时代的Augustine/奥古斯丁/（拉丁语） Augustinus/アウグスティヌス/ㄚㄨㄍㄨㄙㄊㄧㄋㄨㄙ（354-430年）当年就困惑过[4]，然后又被手抄复制、复制的复制、重新注释甚至重新写作以“纠错”，已经面目全非。例如，Λ ο υ κ ᾶ[Louka]/ルカ/ㄌㄡㄎㄚ/Luke/路加福音 15:8中evertit/overturn/翻倒（房子）一词，应该是everrit/sweep/清扫（房子)；Ｉ ω ά ν ν η ς[ioannes]/John/ㄧㄛㄢㄋㄝㄙ/约翰18:28中ad Caiapha/to Κ α ϊ ά φ α ς /Caiaphas/去ㄎㄚㄧㄚㄈㄚㄙ/该亚法一词，应该是a Caiapha/from Caiaphas/从ㄎㄚㄧㄚㄈㄚㄙ。ㄨㄚ_ㄌㄚ从希腊语原始资料的翻译工作解决了很多以上的困惑，不过，ㄨㄚ_ㄌㄚ对希腊原始资料没有（无法）验证（我们现在知道有些希腊文献是从拉丁语文献“反向”翻译过去的)，他也没有注意语言学文本和神学解释的方法论区分，引起混乱。[5]ㄨㄚ_ㄌㄚ的写作基本上都被禁止发行，但他的5百多页的De Elegantiae Linguae Latiae/《拉丁语的优雅》语法在65年间得以发行59版，是近代语言学的基础文本，一直被使用到19世纪初[6]。

具备了希腊语功底的ㄝㄌㄚㄙㄇㄨㄙ从ㄨㄚ_ㄌㄚ看到了自己工作的方向和意义：不去挑战（挑衅）神学论争、专注文本翻译传导。当然，他的工作在神学论争上的实际的影响远远超出他的预想。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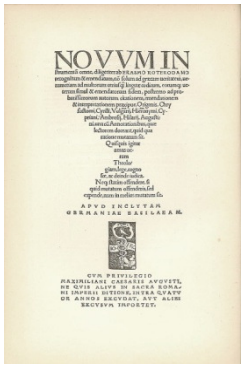
[4]ㄚㄨㄍㄨㄙㄊㄧㄋㄨㄙ对《新约》的通俗隐喻性解释，连接、解救了拉丁语经典，为基督教的普及（特别是在普遍采用拉丁语的西罗马帝国的各王国继承者）奠定了含有启蒙潜能的基础。远离已经衰落的罗马，不懂希腊文的ㄚㄨㄍㄨㄙㄊㄧㄋㄨㄙ难免知识的局限。例如，有限的拉丁文verbum（英文译为Word）无法表达希腊语logos的丰富含义。明显地，ㄚㄨㄍㄨㄙㄊㄧㄋㄨㄙ没有读到公元1世纪的犹太作家Josephus/ㄧㄛㄙㄛㄈㄨㄙ用希腊语写成的《犹太古志》、《犹太战争》等书。他也不知道381年的Constantinople/（拉丁）Cōnstantīnopolis/ㄎㄛㄣㄙㄊㄢㄊㄧㄋㄛㄆㄛㄌㄧㄙ/君士坦丁堡会议已经认可了ㄊㄛㄛㄎㄛㄙㄨㄙ皇帝的三位一体论法令。当然，虽然不懂希腊文，博学的ㄚㄨㄍㄨㄙㄊㄧㄋㄨㄙ通晓已经被译为拉丁文的希腊经典，使他能够用希腊典故以及希腊化了的罗马作品展开基督教的教义。（赵京，Augustine/Augustinus神学译注-1，2019年6月17日第一稿。）

[5] William Barker, Rasmus of Rotterdam: The Sprit of a Scholar, Reaktion Books, 2021. Pp.78-79.

[6] Michael Massing, Fatal Discord: Erasmus, Luther, and the Fight for the Western Mind,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18. P.45.

【基础性方法论的革命】

1455年左右，Gutenberg/グーテンベルク/ㄍㄨㄊㄣㄅㄝㄦㄎ/古腾堡出版了第一本用活字印刷术印制的《圣经》拉丁语译本。此后半个多世纪，有一百多个拉丁版本相继印刷出来[7]，人们意识到需要希腊语甚至Hebrew/ㄏㄜㄅㄌㄨ/希伯来语印刷本，在具有翻译传统的Spain/ㄙㄆㄟㄣ/西班牙的Complutense/コンプルテンス/ㄎㄛㄇㄆㄌㄨㄊㄣㄙㄝ/康普顿大学组织Polyglot/多语种《圣经》的印刷。《多语种圣经》先出版了ㄏㄜㄅㄌㄨ语四卷，每一页有ㄏㄜㄅㄌㄨ语、希腊语和拉丁语文本。第五卷希腊语本也就是《新约》，每一页分为希腊语和拉丁语文本。据说希腊语《新约》在1514年已经印刷出来，但要等前四卷先出版，所以到1520年才得到教宗的批准，1522年才得以发行。第六卷有许多研究《圣经》的词典、拉丁语索引、语法阐释等。《多语种圣经》被誉为印刷术和《圣经》研究的里程碑。



像ㄨㄚ_ㄌㄚ一样，ㄝㄌㄚㄙㄇㄨㄙ原来的工作只是修订《新约》的文本，当他到达Basel/バーゼル/ㄅㄚㄙㄝㄦ/巴塞尔后安排出版事宜时,决定把拉丁文原典同时印刷出来以便对照，而出版商Froben/フローベン/ㄈㄌㄛㄅㄣ/弗罗本从商业上敏锐地决定同时也印刷出希腊文本—这是历史上首次《新约》希腊原文版的发行[8]（1516年）。作为职业作家，ㄝㄌㄚㄙㄇㄨㄙ著述盛丰，但只有对《新约》希腊-拉丁语Novum Instrumentum/《新修订（工具）》具有神学方法论的革命意义，他就是“为此而生”[9]。ㄅㄚㄙㄝㄦ是真正奠定ㄝㄌㄚㄙㄇㄨㄙ不朽声名之地，所以颠沛流离的他最后长眠于此。

除了时代的召唤和机遇，ㄝㄌㄚㄙㄇㄨㄙ具有修订、翻译《新约》的素质和能力：语言能力、处理经文的历史训练，以及对经文的人文主义态度：经书里的门徒、作者们仅仅是简单、无知的人，也会犯错误，[10]更不用提翻译者们了[11]。作为一个古典意义上的grammarian/文法学者或editor/编辑者，ㄝㄌㄚㄙㄇㄨㄙ提升了这个领域的研究；但作为一个scholar/学者，他的写作过于急躁、存在严重的缺欠[12]。ㄝㄌㄚㄙㄇㄨㄙ修订的希腊文本比ㄎㄛㄇㄆㄌㄨㄊㄣㄙㄝ《多语种圣经》的希腊文本错误更多，但ㄝㄌㄚㄙㄇㄨㄙ修订《圣经》的指导思想具有方法论的革命意义：《圣经》内容超越所有圣者、学者、教会的说道、教义，信徒们必须能够直接接触、理解《圣经》以确立personal and direct faith/每个人个体性

[7] William Barker, Rasmus of Rotterdam: The Sprit of a Scholar, Reaktion Books, 2021. P.125.

[8] William Barker, Rasmus of Rotterdam: The Sprit of a Scholar, Reaktion Books, 2021. Pp.122-123.

[9] Chritine Christ-von Wedel, Erasmus of Rotterdam: Advocate of a New Christianit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3. P.11.

[10] Chritine Christ-von Wedel, Erasmus of Rotterdam: Advocate of a New Christianit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3. P.79.

[11] 被列为“教会四大博士”之一的ㄏㄧㄜㄌㄛㄋㄧㄇㄨㄙ的人品很受非议。

[12] D.F.S. Thomson, Erasmus and Textual Scholarship in the Light of Sixteenth-century Practice. Erasmus of Rotterdam: The Man and the Scholar, ed. J. Sperna Weiland & W. Th. M. Frijhoff, Leiden: E. J. Brill, 1988.

的信仰，但拉丁文本错误很多，所以必须对照希腊语原文本重新修订、翻译；ㄝㄌㄚㄙㄇㄨㄙ的修订本身也无法避免错误，但修订翻译是一个人为的过程，可以不断改进，而不是神迹[13]。

现在我们知道有5400多希腊文《新约》版本，ㄝㄌㄚㄙㄇㄨㄙ在ㄅㄚㄙㄝ儿当地Dominic/ㄉㄛㄇㄧㄋㄧㄎ/多米尼克会派所能找到的文本的最后一书“启示录”不全，他不得不从拉丁文本反向翻译回希腊文。全书992页（前言说明有28页），共有上千个注释，出版后马上成为那些力图回到信仰源泉的基督徒们的必备工具。当然，批判浪潮也不绝于耳，使得ㄝㄌㄚㄙㄇㄨㄙ立即投入再版的修订工作，在1519年改名为Novum Testamentum/《新约》的第二版中，除了几百处新的注释，正文也大幅度重新翻译。例如，《新约》第四书Ἰ ω ά ν ν η ς[ioannes]/John/ㄧㄛㄢㄋㄛㄙ/约翰福音的开首是：Ἐ ν ἀ ρ χ ῇ ἦ ν ὁ λ ό γ ο ς，拉丁词母发音转写En archē ēn ho Lógos，拉丁文意译In principio erat Verbum，英译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新教译本：太初有道，天主教译本：在起初已有圣言[14]。ㄝㄌㄚㄙㄇㄨㄙ把λ ό γ ο ς从Verbum改为Sermo，因为他认为verbum意为single word/单个词(意为law/律法或final decision/最终判决)，而sermo意为speech/演说或conversation/对话，更符合Ἰ η σ ο ύ ς[iesous]/日语新译イエス/耶稣/Jesus/ㄧㄝㄙㄛㄨㄙ的宣教特征[15]。这个词λ ό γ ο ς[logos]/ㄌㄛㄍㄛㄙ是希腊哲学中使用最多、最重要的概念，来自动词λ έ γ ε ι ν[legein]/讲/说/数，等含义，意为（名词）说的话、定义、命题、讨论、语言，等。拉丁语转写为ratio，以此转为法语raison，转写为英文reason, rationality/理由、理性、合理性等，在ㄝㄌㄚㄙㄇㄨㄙ的时代希腊哲学知识还没有深入普及，应该用转写方式Lógos/ㄌㄛㄍㄛㄙ。哲学意义上的翻译是：“作为ㄚㄦㄑㄧ-(太初以来的万物根源的原理)存在着ㄌㄛㄍㄛㄙ”。[16]

Martin Luther/ㄇㄚㄦㄊㄧㄣ·ㄌㄨㄊㄦ/马丁·路德就是以ㄝㄌㄚㄙㄇㄨㄙ的《新修订》第二版为原本翻译出“地方语”German/ㄍㄜㄦㄇㄢ/日耳曼语版《新约》，掀起了ㄝㄌㄚㄙㄇㄨㄙ没有预想到的宗教改革革命。宗教改革运动的第一个系统性理论的集大成者、ㄍㄜㄦㄇㄢ公共教育系统的改革家、被称为“Praeceptor Germaniae/ㄍㄜㄦㄇㄢ人导师”的Philipp Melanchthon/メランヒトン/ㄇㄝㄌㄢㄏㄊㄣ/梅兰希通(1497-1560年)在ㄝㄌㄚㄙㄇㄨㄙ逝去21周年后概括到：“the whole body of church doctrine was again purified by the voice of that reverend man, Doctor Luther. He [Erasmus] was a preparation for this thing, because the apostolic books and the ancient histories were now in people’s hands./整个教会教义的体系再次被可敬的ㄌㄨㄊㄦ博士的声音净化了。他[ㄝㄌㄚㄙㄇㄨㄙ]为此做好了准备，因为使徒的福音书和古代的历史现在掌握在人们的手中。”[17]

[13] William Barker, Rasmus of Rotterdam: The Sprit of a Scholar, Reaktion Books, 2021. Pp.123-126.

[14] 赵京，《新约》主要名词新译初探，2018年8月22日第二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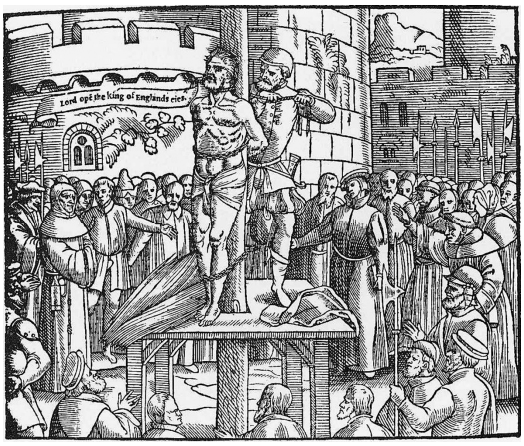
[15] William Barker, Rasmus of Rotterdam: The Sprit of a Scholar, Reaktion Books, 2021. Pp.126-130.

[16]赵京，希腊哲学原初最主要名字和概念译注，2022年5月11日。

[17] Timothy J. Wengert, Human Freedom, Christian Rightesness: Philipp Melanchthon's Exegetical Dispute with Erasmus of Rotterdam,

【Comma Johanneum的勘正】

所谓“Comma Johanneum/Johannine Comma”即Ｉ ω ά ν ν η ς[ioannes]/John/ㄧㄛㄢㄋㄝㄙ/约翰句子是指《新约》ㄨㄦㄍㄚㄊㄚ版1 John/ㄧㄛㄢㄋㄝㄙ第一书5:7-8“For there are three that bear record in heaven, the Father, the Word, and the Holy Ghost: and these three are one. And there are three that bear witness in earth, the Spirit, and the water, and the blood: and these three agree in one.”的前半部分“因为在上天见证着三位：父、ㄌㄛㄍㄛㄙ和圣灵，这三位是一。”这是ㄎㄚㄊㄛㄌㄧㄎㄚ的Trinity/Trinitas/ㄊㄌㄧㄋㄧㄊㄚㄙ/三位一体的核心教义，但ㄝㄌㄚㄙㄇㄨㄙ没有加入第一《新修订》、第二版《新约》中，因为希腊文本中没有这个“ㄧㄛㄢㄋㄝㄙ句子”。为此，ㄝㄌㄚㄙㄇㄨㄙ被攻击为异端Arianism/(源自大主教Arius)ㄚㄌㄧㄨㄙ/阿利乌教派，在1522年的第三版中不得不加入“ㄧㄛㄢㄋㄝㄙ句子”，虽然他知道希腊文本中的“ㄧㄛㄢㄋㄝㄙ句子”是从ㄨㄦㄍㄚㄊㄚ版反向翻译过去的。[18]



改革派William Tyndale/ティンダル/ㄊㄧㄣㄉㄜㄦ/丁道尔(1494/95-1536年)1526年就是以ㄝㄌㄚㄙㄇㄨㄙ的第三版为基础翻译成英文的。ㄊㄧㄣㄉㄜㄦ因为翻译英文本成为殉教者，但后来广为阅读的钦定英文版80%-90%都是采用他的译本。现在的英译本正文没有“ㄧㄛㄢㄋㄝㄙ句子”，但加以注释说在ㄨㄦㄍㄚㄊㄚ版有“ㄧㄛㄢㄋㄝㄙ句子”，括号里进一步说明在16世纪前的希腊文本里没有发现“ㄧㄛㄢㄋㄝㄙ句子”。汉译的《圣经》和合本没有“ㄧㄛㄢㄋㄝㄙ句子”也没有注释，完全认可了ㄝㄌㄚㄙㄇㄨㄙ的勘正。其实，如果原初的希腊文本有这个“ㄧㄛㄢㄋㄝㄙ句子”，反对ㄊㄌㄧㄋㄧㄊㄚㄙ教义的异端ㄚㄌㄧㄨㄙ教派就不会存在了。不过，即使原初的希腊文本没有“ㄧㄛㄢㄋㄝㄙ句子”，ㄊㄌㄧㄋㄧㄊㄚㄙ的核心教义没有出现在《新约》正文，也不能直接否定ㄊㄌㄧㄋㄧㄊㄚㄙ。

Newton/ㄋㄧㄡㄊㄛㄣ/牛顿在很多神学问题上并没有确立固定的立场，但他关于ㄧㄛㄙㄛㄨㄙ和ㄊㄌㄧㄋㄧㄊㄚㄙ的观念最引人注目。在1690年11月14日寄给John Locke/ㄌㄛㄎ/洛克（1632-1704年）的2万5千词的信（论文）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wo Notable Corruptions of Scripture/“经文中两处明显的错误史实”中，ㄋㄧㄡㄊㄛㄣ列举了两处他考证出被后来人篡改的经文：在当时的ㄧㄛㄢㄋㄛㄙ一书5:7-8“For there are three who give testimony [in heaven: the Father, the Word, and the Holy Spirit; and these three are one. And there are three who give testimony on earth]”，方括号里的内容即“ㄧㄛㄢㄋㄝㄙ句子”是325年Council of Nicaea/Ν ί κ α ι α [ˈnik ɛ a]/ㄋㄧㄎㄛㄚ/尼西亚公会议时夹入的。可能是用东、西罗马帝国的力量赞助并亲身参与公会的Constantine/(拉丁)Cōnstantīnus/ㄎㄛㄣㄙㄊㄢㄊㄧㄋㄨㄙ/君士坦丁大帝本人提出了ὁ μ ο ο ύ σ ι ο ς /homoousiu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39.

[18] William Barker, Rasmus of Rotterdam: The Sprit of a Scholar, Reaktion Books, 2021. Pp.131-132.

/consubstantial/one substance/同质的概念确立了圣父与圣子的关系（然后再延申到圣灵）。这明显是受到ㄝㄌㄚㄙㄇㄨㄙ的启发。[19]启蒙运动以及随后的几代人都接受ㄝㄌㄚㄙㄇㄨㄙ的方法论启发，在Gibbon/ㄍㄧㄅㄣ/吉本的历史巨著中关于ㄊㄌㄧㄋㄧㄊㄚㄙ以及整个基督教的历史表述得很明确:“唯一的重大成果是皇帝在君士坦丁堡召集150名主教参加的会议，希望从正统神职人员的集合中发现真理和智慧，完成神学系统。结果，通过对上帝之子是上帝的认可，自然地推演出圣灵也是上帝的三位一体结论。”[20]

通过以上亲身的翻译过程，ㄝㄌㄚㄙㄇㄨㄙ深知复杂的古希腊文很难对应翻译出优雅的拉丁文，拒绝赋予翻译者因为受圣灵激励而享有与原作者同样的地位[21]。例如，在Romans/罗马人书2:15,拉丁文翻译者“快眠中”把genitive/属格cogitationum/thoughts/“想法”与上一句中的conscientia/consciences/“良知”等同起来[22]。希腊语常用的介词根据句子内容变换多端，极难翻译，如δ ι α [dia]一词可以表示by,in,for, via, per, through（这几英文可以有多种汉字意义）,before/之前,because of/因为，等[23]。当然，ㄝㄌㄚㄙㄇㄨㄙ视教会博士、圣者ㄏㄧㄜㄌㄛㄋㄧㄇㄨㄙ为终身楷模，但并没有妨碍批评他翻译的具体错误。

关于古希腊语发音，现在学术界普遍采用ㄝㄌㄚㄙㄇㄨㄙ提倡的restored/复古的发音系统，固定在《新约》作者们所用的koine Greek/来源于Α θήν α [Athína]/ㄚㄊㄧㄋㄚ/Athens/雅典的“通用希腊语”，但实际上我们更多的希腊语著作用modern/近代(其实是10世纪为止的中世纪语言)发音系统。“在希腊哲学命名被翻译成拉丁语的必要过程中,产生了重大的灾难”,这是指原初的意义不可避免地被替换了。[24]

【在神学教义论争中高产创作】

自然地，ㄝㄌㄚㄙㄇㄨㄙ也身处教义、教会论争的中心，例如，涉及同时代的教宗Julius II/（拉丁语Iulius）ㄧㄨㄌㄧㄨㄙ第二/儒略二世的评价和第五次Lateran/ラテラン/ㄌㄚㄊㄜㄌㄢˊ/拉特兰Council/会议的正当性[25]这些非常敏感、尖锐的教会论争和斗争。ㄧㄨㄌㄧㄨㄙ第二既有超凡的作为（例如雇用ㄇㄧㄎㄜㄌㄢㄐㄜㄌㄛ和Raffaello/ラファエロ/ㄌㄚㄈㄚㄜㄌㄛ/Raphael/拉斐尔到罗马来为教

[19] 赵京，Newton/牛顿的Metaphysics/ㄇㄜㄊㄚ物理学/形而上学简介，2019年12月19日。

[20] 赵京，作为文明创新的罗马帝国秩序，2015年11月11日-12月7日。引自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969.

[21] 笔者对《新约》最简短的一书试验翻译过：赵京，《新约》“致Philemon/ㄈㄧㄌㄜㄇㄛㄋ/腓利门”新译，2021年2月20日。

[22] Denis L. Drysdall, The “Youth Who Would Teach His Elders” and the Final Version of Erasmus’ Annotations. Erasmus of Rotterdam Society Yearbook 26, A-R Editons, 2006.

[23] Michael Massing, Fatal Discord: Erasmus, Luther, and the Fight for the Western Mind,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18. P.93.这本书仿照Plutarch/ㄆㄌㄨㄊㄚㄎ/普鲁塔克的对比方式写两人的思想传记，较为全面，对于译注后者Luther更有价值。

[24]赵京，希腊哲学原初最主要名字和概念译注，2022年5月11日。

[25] Nelson H. Minnich, Erasmus and the Fifth Lateran Council (1512-17). Erasmus of Rotterdam: The Man and the Scholar, ed. J. Sperna Weiland & W. Th. M. Frijhoff, Leiden: E. J. Brill, 1988.

廷作画），也有令人憎恶的一面：贪婪与战争[26]，而后者正是ㄝㄉㄚㄙㄇㄨㄙ批判的教会的核心问题。学者们现在基本上认定当时广为传颂的讽刺对话Iulius exclusus e coelis/“ㄌㄨㄉㄌㄨㄙ被赶出天堂”的匿名作者就是ㄝㄉㄚㄙㄇㄨㄙ[27]。

ㄝㄉㄚㄙㄇㄨㄙ是最丰富多产的16世纪拉丁文作家，例如，几乎与第一版《新修订》、第二版《新约》同时出版的Colloquies/《对话集》遭到许多教派甚至教宗的“异端”非难、禁止出版发行，但1522年出版的第二版出售了26,000册[28]。可能正是由于这样广泛的拉丁文知识界（包括教会和政府官员）读者群，保护了ㄝㄉㄚㄙㄇㄨㄙ在受到严厉批判抨击的同时免于被直接迫害的命运。另一个原因是他的拉丁文功底：经院学派和人文学者们异常推崇拉丁文而赋予Cicero/ㄎㄧㄎㄜㄉㄛ/西塞罗最高的拉丁语作家的地位，而他的Ciceronianus/《论ㄎㄧㄎㄜㄉㄛ》 (A Dialogue on the Best Style of Speaking)展示出他的拉丁文造诣不亚于任何人。

与ㄝㄉㄚㄙㄇㄨㄙ争端和冲突最激烈的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ㄉㄨㄊㄦ，除了神学内容的争议，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他们的志向、专长、方法论不同。1516年底，ㄉㄨㄊㄦ还没有名气时，先通过Gorge Spalatin转达对刚出版的《新修订（工具）》中的关于sin/ㄙㄧㄣ/原罪和功德的注释的“错误”观点的担忧[29]。1517年3月1日，ㄉㄨㄊㄦ对同僚抱怨：“我正在读我们的ㄝㄉㄚㄙㄇㄨㄙ，但越来越瞧不起他。…由于现在是不安的时代，我知道任何人不能因为精通希腊语和ㄏㄜㄅㄉㄨ语就是一个真正聪明的基督徒。即使是掌握五门语言的圣ㄏㄧㄜㄉㄛㄎㄧㄇㄨㄙ[30]也比不上只懂一门语言的ㄚㄨㄍㄨㄙㄊㄧㄎㄨㄙ，更不用提ㄝㄉㄚㄙㄇㄨㄙ了”。脾气暴烈的ㄉㄨㄊㄦ成名后在1533年教导道：“ㄝㄉㄚㄙㄇㄨㄙ是所有宗教的敌人、特别是基督的敌人、Epicurus/ㄜㄆㄧㄎㄨㄉㄛㄙ/伊壁鸠鲁和Lucianos/ルキアノス/ㄌㄨㄎㄧㄚㄋㄛㄙ/Lucian/琉善的仿制者。我，ㄇㄚㄦㄊㄧㄣ・ㄉㄨㄊㄦ，亲笔写下这个给我亲爱的儿子ㄧㄛㄢㄋㄝㄙ，并通过你传给所有的神圣基督教会的后代。”[31]ㄉㄨㄊㄦ如果不具备刚烈的性格不足以挑战教皇，而所谓Protestant/プロテスタント/ㄆㄌㄛㄊㄝㄙㄊㄢㄊ原意为“抗议教皇的派别”，不是从ㄎㄚㄊㄛㄌㄧㄎㄚ/普遍教会分离出来另立门派的“新教”。ㄝㄉㄚㄙㄇㄨㄙ深知ㄎㄚㄊㄛㄌㄧㄎㄚ教会的腐败（通过《愚人颂》等表述出来），但又坚信ㄎㄚㄊㄛㄌㄧㄎㄚ教会是联结God/ㄍㄚㄅ/上帝/神/天主的完美桥梁，不觉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矛盾也不想（不敢）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他更关心如何准确正确地“翻译”古代的文本以理解基督这个ㄍㄚㄅ的化身[32],所以留在ㄎㄚㄊㄛㄌㄧㄎㄚ,而ㄉㄨㄊㄦ成为新教的开拓者，

[26] 1506-07年见证了意大利离奇的政治光景：ㄧㄨㄌㄧㄨㄙ第二宣布要亲自带兵把教皇的领地从“暴君手中解放出来”，被法兰西国王嘲笑“喝了太多酒”。但他带领五百兵甲北上，甚至单独入城，收复了中部城镇Perugia/ㄆㄟㄅㄨㄐㄧㄚ/佩鲁贾Bologna/ㄅㄛㄌㄛㄋㄧㄚ/博洛尼亚，“基督的管家变成了战神”，他创建的忠诚的瑞士卫队至今还守卫着Vatican/ㄨㄚㄊㄧㄎㄢ/梵蒂冈。（赵京，Renaissance/ㄌㄨㄋㄧㄙㄢㄙ时期的政治译注2018年11月30日。）

[27] William Barker, Rasmus of Rotterdam: The Sprit of a Scholar, Reaktion Books, 2021. P.115.

[28] Ciceronianus, or, A Dialogue on the Best Style of Speaking, trans. Izora Scott,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08. P.10.

[29] Michael Massing, Fatal Discord: Erasmus, Luther, and the Fight for the Western Mind,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18. Introduction, IX.

[30] 希腊语、ㄏㄜㄅㄉㄨ语、拉丁语、Aramaic/ㄚㄇㄚㄇ/阿拉姆语、Syriac/ㄙㄨㄌㄧㄚ/叙利亚语。

[31] John Joseph Mangan, Life, Character & Influence of Desiderius Erasmus of Rotterdam, The Macmilian Company, 1927. Vol. Two, p.137, p.255.

[32] Chritine Christ-von Wedel, Erasmus of Rotterdam: Advocate of a New Christianit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3. Pp.5-6.

这是他们之间最大的分歧。幸好他们之间的论争仅限于笔头，而年迈的ㄝㄉㄚㄙㄇㄨㄙ“更愿意诉诸学识和善意”[33]。

长远地看，ㄝㄉㄚㄙㄇㄨㄙ的人文主义多元化观念（对圣经的多种解释等）影响了欧洲的思想，而ㄉㄨㄊㄦ教派（圣经是ㄍㄚㄉ的Word/律法不容随意解释等）影响了北美的教会。这符合大致观察到的现象，例如欧盟采纳了不少ㄝㄉㄚㄙㄇㄨㄙ的核心观念。[34]

【Prince of Humanists/人文主义者之王子】

被称为Prince of Humanists/“人文主义者之王子”的ㄝㄉㄚㄙㄇㄨㄙ以他的膨大著述成为ㄉㄨㄋㄧㄙㄢㄙ的北方代表以及宗教改革（甚至后来的启蒙运动）的奠基者。但是，从根本上，他是一个建立自己所称的philosophia Christi/philosophy of Christ/“基督的哲学”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被基督自己称为一种再生的基督的哲学，就是恢复原本很好形成的人性”[35]。“一个人文主义者更关注艺术和letters/词母/文字/文学/书文，特别是希腊-罗马书文，而不是枯燥的理性或逃遁到未知的神秘论；他不信任隐喻，而崇尚带有各种各样注释的批判性的修订版本；他对书稿怀有特别的热情，……所有伟大的学者都是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因为他们是自己时代的真实仆人”[36]。“人文主义者自始至终是一个修辞学者、一个语言学者。他的专职、技能与gesta/deeds/成就在于verba/words/写作，而不是res/事情/事业”；所有的学者都同意ㄝㄉㄚㄙㄇㄨㄙ不是一个历史学者，但他对文本的批判性考证方法影响了同时代的历史学者们。[37]

ㄝㄉㄚㄙㄇㄨㄙ还有很多著述，这里无法都译注介绍。有人估算有一段时间里他的著述销售量占全欧洲的5%[38]，应证了他的格言：His writings show him better/他的作品展示了他更好的一面。他不断改写自己的作品，部分目的也是为了阻止盗印，靠写作获得了财务自由，去世时资产被估值为8千florin/ㄈㄉㄈㄉㄧㄣ，相当于当时Antwerp/アントワープ/ㄢㄊㄨㄦㄆ/安特卫普一个高级工匠2百年的工作价值[39]。现在，以他名字命名的大学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校训就是Making Minds Matter/“让思想发挥作用”[40]。

让思想引领时代吧！

---

[33] John Joseph Mangan, Life, Character & Influence of Desiderius Erasmus of Rotterdam, The Macmilian Company, 1927. Vol. Two, p.357.

[34] Michael Massing, Fatal Discord: Erasmus, Luther, and the Fight for the Western Mind,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18. Introduction, XIII.

[35] Richard L. Demolen, The Spirituality of Erasmus of Rotterdam, Nieuwkoop: De Graaf, 1987.Pp.1 & 98.这本精神传记就是以“基督的哲学”这个概念展开的。

[36] Edward Kennard Rand, St. Jerome the Humanist. Cited from The Polemics of Erasmus of Rotterdam and Ulrich von Hutten, trans. & annotated by Randolph J. Klawiter,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77. P.1.

[37] Peter G. Bietenholz, History and Biography in the Work of Erasmus of Rotterdam, Geneve: Librairie Droz, 1966. Pp. 17 & 13.

[38] William Barker, Rasmus of Rotterdam: The Sprit of a Scholar, Reaktion Books, 2021. P.144.

[39] William Barker, Rasmus of Rotterdam: The Sprit of a Scholar, Reaktion Books, 2021. P.250.

[40] https://www.eur.nl/en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23年3月25日]

人文主义神学的奠基者 Erasmus/ㄝㄌㄚㄙㄇㄨㄙ/伊拉斯谟主要汉音元素词汇

汉音元素	英语	汉字译法或注释	原文等
ㄢㄊㄨㄦㄆ	Antwerp	安特卫普	
ㄚㄌㄚㄇ	Aramaic	阿拉姆语	
ㄚㄊㄧㄋㄚ	Athens	雅典	Ａθήνα
ㄚㄨㄍㄨㄙㄊㄧㄋㄨㄙ	Augustine	奥古斯丁	Augustinus
ㄚㄌㄧㄨㄙ	Arius	阿利乌	
ㄅㄚㄙㄝㄦ	Basel	巴塞尔	
ㄅㄌㄧㄊㄞㄣ	Britain	不列颠	
ㄎㄚㄧㄚㄈㄚㄙ	Caiaphas	该亚法	Καϊάφας
ㄎㄚㄊㄛㄌㄧㄎㄚ	Catholic	普世（至公或天主）教会	Catholica
ㄎㄧㄎㄝㄌㄛ	Cicero	西塞罗	
ㄎㄛㄌㄝㄊ	Colet	科利特	
ㄎㄛㄇㄆㄌㄨㄊㄣㄙㄝ	Complutense	康普顿	
ㄎㄛㄣㄙㄊㄢㄊㄧㄣ	Constantine	君士坦丁	
ㄉㄛㄇㄧㄋㄧㄎ	Dominic	多米尼克	
ㄝㄆㄧㄎㄡㄌㄛㄙ	Epicurus	伊比鸠鲁	Ἐπίκουρος
ㄝㄌㄚㄙㄇㄨㄙ	Erasmus	伊拉斯谟	
ㄈㄌㄢㄙ	France	法兰西	
ㄈㄌㄛㄅㄣ	Froben	弗罗本	
ㄍㄜㄦㄇㄢ	German	日耳曼，德国	
ㄍㄚㄉ	God	上帝	
ㄍㄨㄊㄣㄅㄛㄦㄍ	Gutenberg	古腾堡	
ㄏㄜㄅㄌㄨ	Hebrew	希伯来	
ㄏㄣㄌㄧ	Henry	亨利	
ㄏㄧㄝㄌㄛㄋㄧㄇㄨㄙ	Jerome	耶柔米	Hieronymus
ㄧㄝㄙㄡㄙ	Jesus, Jesu	耶稣	Ἰησους
ㄧㄛㄢㄋㄛㄙ	John	约翰	Ιωάννης
ㄧㄨㄌㄧㄨㄙ	Julius	儒略	Iulius
ㄌㄚㄊㄛㄌㄢ	Lateran	拉特兰	
ㄌㄛㄎ	Locke	洛克	
ㄌㄛㄍㄛㄙ	logos	理性	λόγος
ㄌㄨㄎㄧㄚㄋㄛㄙ	Lucian	琉善	Lucianos
ㄌㄡㄎㄚ	Luke	路加	Λουκᾶ[Louka]
ㄌㄨㄊㄦ	Luther	路德	
ㄇㄝㄌㄢㄏㄊㄛㄣ	Melanchthon	梅兰希通	
ㄇㄛㄣㄊㄞㄍㄧㄨ	Montaigu	蒙太古	
ㄇㄛㄦ	More	摩尔	
ㄋㄧㄡㄊㄛㄥ	Newton	牛顿	
ㄋㄧㄎㄜㄚ	Nicaea	尼西亚	Νίκαια

ㄛㄎㄙㄈㄛ-ㄉ	Oxford	牛津	
ㄆㄚㄌㄧ	Paris	巴黎	
ㄆㄚㄨㄌㄨㄙ	Paul	保罗	Παῦλος[Paũlus]
ㄆㄌㄨㄊㄚㄎ	Plutarch	普鲁塔克	
ㄆㄌㄛㄊㄝㄙㄊㄢㄊ	Protestant	新教	
ㄌㄚㄈㄚㄜㄌㄛ	Raphael	拉斐尔	Raffaello
ㄌㄨㄋㄧㄙㄢㄙ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	
ㄌㄛ_ㄊㄜㄦㄉㄚㄇ	Rotterdam	鹿特丹	Roterodamus
ㄙㄧㄣ	sin	原罪	
ㄙㄆㄟㄣ	Spain	西班牙	
ㄊㄌㄧㄋㄧㄊㄚㄙ	Trinity	三位一体	Trinitas
ㄊㄧㄣㄉㄜㄦ	Tyndale	丁道尔	
ㄨㄚ_ㄌㄚ	Valla	瓦拉	
ㄨㄦㄍㄚㄊㄚ	Vulgate	通用拉丁语正典	Vulgata